

浮世绘影

石头也会开花

龙秋华

下班路上，路过宿舍旁边小巷，看到巷中酸豆树下停放一辆蓝色厢式微型货车。车顶横卧一块牌子，工工整整书写：专业房屋补漏。明明早晨去上班还看见摆早餐摊，明明我昨天休假还来买过包子，齿颊还留有豆沙包香甜呢。这棵酸豆树，见证多少进城讨生活的众生相。

车后门正对着巷口，车里摆设一览无遗。里面堆放做饭菜的炊具、睡觉的床板，还有房屋补漏的器材和工具。既是仓库，也是生活区。空间狭小，只有几平米。白天煮饭炒菜，当作厨房；晚上床板一铺，就是卧室——名副其实的“房车”。车主是夫妻俩，肤色黝黑。他们来了就不走了，白天开着车出去招揽生意，晚上开回酸豆树下，搬回家里一样清洗漱漱，铺床睡觉。我早出晚归，早晨有时看到女人洗菜做饭，男人整理车内物品，准备出发；有时看到男人埋头修理工具，女人一旁打下手，配合默契。傍晚有时看到女人搬桌椅摆碗筷，男人收拾补漏工具，恢复卧室。有时看到两口子面对面坐着吃饭，男人抿杯小酒，女人往男人碗里撇菜，男人也往女人碗里撇。有一天下午，我休假去超市购买日用品。时间尚早，“房车”沐浴阳光里，男人和女人端坐酸豆树清凉下吃晚饭。看到女人撇菜给男人，男人又撇给女人，女人再撇给男人，男人不扯，又撇给女人。我看清楚是一条秋刀鱼，最后两人商议一人一半。过往路人被他们吸引，流露羡慕目光：快乐与地位身份无关，无处不在。

老家房子屋顶天沟长期渗水，想尽办法无济于事。我想起酸豆树下的专业补漏，讨教一些方法下次回家试试。我走近“房车”，女人正在车里浇花——一盆由长长短短数根富贵竹排列、捆扎成宝塔形状的富贵塔，俗称水运竹，枝枝叶叶长得正旺。我有些惊讶，说浇花呀？女人嘿嘿笑：前阵子给一位老板屋顶补漏，老板嫌嫌弃它长得丑，打算扔掉，我捡回来了。我说明来意，女人搬张凳子给我坐树下，说地方太小太闷，车上不好落坐。我说出门在外，能有容身之所就足够了。她倒大碗茶水递给我说，解解渴，自家茶叶。她望了望对面农贸市场，说补漏技术要问男人，他去市场买菜了，马上回来。我转身想走，她说我们今天预约下午才有活，不忙。正聊着，男人拎菜回来了。听女人一说，男人爽快答应。他拿出一些粉剂、油膏等样品说，先找出渗水原因再对症下药，又详细讲解具体操作方法。我谢过之后离开，男人追上几步说：兄弟，你保存好我电话，方便联系。

中秋节前夕，我决定回一趟老家，正好修补渗水天沟。我走去酸豆树下，想问问哪种品牌药膏效果最佳。女人蹲在树下擦拭一块约摸五六寸见方的河卵石，亮亮的白色，纤尘不染。女人全神贯注盯着石头看，看一会又擦一遍，我走到她身后打声招呼她才反应过来。她嘿嘿笑着说，今天一位老板生气扔进垃圾桶，我看这石头蛮轻巧，模样也俊俏，顺手捡回来，你看，石头布满细细密密的花纹，形状像一朵盛开的花，什么花呢？她低头沉思。栀子花。我脱口而出。对，栀子花，她随声附和，开怀大笑。

快乐离我们只有几步远，人人触手可及。

家在海南

王卓森

这次进屯昌，竟然遇上了一年罕见的热天，太阳把屯昌的灵山秀水烤得水光更加白亮，山色更加翠绿，几朵倦怠的云絮牢牢地粘在蓝色的天空上，僵硬得就像儿童的蜡笔画，路边的虫声被热气压在草丛里，有气无力地偶尔嘶鸣几嗓。如果没有什么期待，是很想躲在街店里喝一碗屯昌地瓜凉粉而不是进山看这看那的。但行程的安排里有一站乡村武术之旅，是去领略一个据说已经响亮到全国的地方功夫，倒让人莫名生出了顶着酷暑走起的冲动。

这套乡村武术的拳名较长，念起来起伏着节奏，显得力量丰满，劲道悠长，与功夫的气息有一种天然的相连，叫大马五形桩，这拳种就长在一个叫坡陈的村庄。我生长在岛西的村庄，从小看惯了朴野彪悍的村民，他们在村里管武功的六郎神庙前烧过几柱香火后，就常常自发地耍几下，或者延请某个自学成才的乡村师傅来教学，但师傅带来的拳总是籍籍无名，大家因此也皆是闲杂落花地腾动比划十天半月而已，更没听说过什么拳谱长年累月地操练，一代一代地传薪。长年掩藏山野的坡陈乡村功夫竟然有如此一个风范十足的拳名，似乎幽通着一条深沉弯曲的来路，或许有一章遗落人世间未识的故事吧。以我的推断，就冲这款拳名，足以与各地各种眼花缭乱的拳种并驾齐驱，甚至上《武林》杂志的封面。

煮海珠琅

吴冠南

怀念母亲，在母心好。近百岁母亲喜欢儋州山歌就在医院陪护唱给母亲听，百日祭母也以儋州山歌在2017年7月23日《海南日报》孝敬母亲。这是陈海波唱给母亲的歌，也唱给我们所有逝去的母亲的歌。谁不爱自己的母亲？母亲，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

海波运用贴近生活亲近群众的儋州山歌追思母亲，六节24首，分为三部分。以“母”这条主线贯穿全过程：忆母、陪母、哭母、泣母、思母、守母。用通俗易懂的质朴歌句，切入母亲的生活，融入无限的思念。从安居舒适的泰安苑伺候母亲颐养天年到医院跪求母亲多吃一匙，从中规中矩守灵到坟地选择与爹在一起，从母亲节放好碗筷喊母不闻天地感应的灵鸡出现守母一生，简洁明畅的山歌，唱的母亲深深、孝心真真，唱得泪眼盈盈、思念频频，艺术塑造了儿女孝顺的情义无价形象。情文相生，感人至深。

第一部分山歌回忆母亲的幸福晚年。高龄母亲还是那样“坐地挪泥”偷着乐于辛劳了一辈子的家务活，多了些灰尘凌乱，忙里忙外的儿子偷闲服伺，梳头饰妆，非常可贵。怡然享受天伦之乐的母亲春风荡漾甜滋滋，全写在了车水马龙路上的拐柱“开心行去又行来”。出于安全不再走出大门闲逛的母亲，在院子在家里转悠仍然自得其乐，淘气持棍逗起鸡来笑开了花。返老还童的妙趣横生，幸福满门。母亲平时待人的有礼，教子有方，“子女成人是母爱”，甚得人多夸赞。母亲悄悄住院未曾说过，但相得传知的亲友“病房人出总不停。”也从侧面反映了母亲为人处世的厚道风范。“深更”半夜的鬼门突然刮起了“猛”风，打起了响“雷”，紧要关头儿女坚持“送母回家送母行。”尽显人性孝道的临终关怀。

第二部分山歌如泣如诉哭丧母亲。母亲高寿多福，也离不开家里的温馨照顾，当地规矩算是亦悲亦喜，悲失母亲喜得高寿。痛惜母亲的生离死别，布满了儿女“两行眼泪已流干”、“眼眶眶流又流干”、“三句不离喊母亲”、“哭从月凹到日凸”的痛苦伤悲。“三步步行二步(站)”，“十遭举步九难离”，难舍难分的情景淋漓尽致。“夜静扬声儿叫母”，几多“坎坎人生坎坎路”，只想对母亲说。与母亲有说不完的话，欲待远行的母亲，您听见了没有？爹娘相聚，问候爹爹，“特意与爹在一起，这是母生前说予。”这里是福地啊，母亲！“玉石为枕又为衣”的母亲坟墓“面前向对松林岭”，松林岭——儋耳山，那是母亲一生最熟悉不过的了，多少的母亲情怀就寄托于“青山绿水伴长期。”

第三部分山歌怀念母亲情未了。苏东坡提醒我们：“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自然规律的生死离别，必须面对。尽管海波山歌怀念母亲也表示理解：“想一半着舍一半，人生难得想十分。”但是面对母亲的离去，依然“今生母子情难尽，三餐到顿泪流干。”“母亲节到儿呼唤，口口声声喊母亲。”是啊，丝丝

功夫坡陈

看过媚味十足的木色湖波影，吃过了做法温婉的屯昌漏粉，薰过苗民依然习惯在政府为他们新建的排楼外搭灶埋锅烧饭的炊烟，凭吊过了落寞的青藤爬满办公楼、曾经热火朝天的南药场，这个诞生“大马五形桩”的坡陈，号称武术之乡的村庄，在我们未踏访之前，就让我无端地想像开来：此间大抵会有电影《少林寺》一般的外景吧，绵延的崇山峻岭，哗流的山涧流水，鲜花展笑，茂林匝荫，有发梢油亮的羞湿村姑在山路走过，后面跟着一只黄狗，甚至有一曲优美或雄壮的尚武之歌从山坳的背景里升起，大地应声回响，飘满人们纷纷奔赴而来探奇的心房。就这样，我们穿过强烈的阳光，在屯城往北二十公里的地方，拐进一条乡间水泥路，不久就到了想象中的坡陈村。这是一个典型的屯昌村落。屯昌历来是琼北进入海南中部的门户，比广袤的沿海平度高，比群峰雄峙的山区低，是中部山区和琼北平地的连接地带，遥望着五指黎母神山，常年呼吸凛冽的山气，像一篇合格文章的过渡段落，有着起承转合的重要作用。因此，坡陈既没有群山环绕，也没有长河行地，村子就半敞地安卧在一道林坡下，依坡就势横陈，屋舍井然，村巷长短，老树昂首，新木披翠，新农村建设的硬化首和便民设施，虽说多少露出了一些着急的痕迹，但还是在村庄的安静里腾出一阵阵时代进步的晃眼烟尘。我们在村前一棵大榕树的围石上坐下，太阳被葱茏的树叶遮挡住了，筛下的

光斑染得人人一身碎花，凉风从村前的一片大水田吹来，水田中开满了盛夏的荷花，走进田间，蜻蜓从身边飞过，向着荷田轻盈降落，水沟里游鱼历历可数，来来回回闲逛，陇上的青草似乎要比菜园里的菜蔬更让我关心，它们纤细细却暗藏天机，使我想起了我家乡的田野。眼前的一切，让我宁愿相信这是武陵渔人的世外桃源，而不是一个动感十足的武术之乡，但就在这样安详醇美的光景中，大马五形桩的拳术悄然出世。

在清咸丰年间，村里一个叫洪日昌的前辈到各地访师学武后自创了这套功夫，后来还衍生了长棍功、蝴蝶双刀刀法和三叉盾功法。洪日昌算是大马无形桩的祖师，传到今天已经有七代。这些坡陈武人更多时候的身份当然是一个农夫，他们日常在山坡上砍柴、在田地里种稻莳菜、在小溪里抓鱼虾，长年与庄稼们相处，与村里淡过风的日子相融，要练大马五形桩，大多在晌午间的树底下、日落后的村场子上进行。村里几乎人人练五形桩，有男有女，连白须老人、生过几个崽的农妇也会位列其中，他们放下手中的铁犁、锄头、担子甚至酒杯，就兴味盎然地比划起来，往往有一个手招比较利索的把式带头习练，时间一长，天降大任于斯人，大马五形桩一代传人自然就出现了。

那天，知道我们想看大马五形桩，一个热情的村干部掏出手机打了一通，不久，一些村民就陆陆续续从田里回来了，也有从镇上突突骑摩托车赶



《归》(油画) 尹林华 作

花朝月夕

张金刚

最爱在老城穿行，幽深曲折的老街似古树老枝，串起一座座经年的老房、老院。院墙虽大都衰败、剥落，但那隐于庭院内的缕缕花香，浸润着岁月味的味道，新鲜弥漫、春秋不散。

循香而去。庭院或已彻底搁置，一把锈迹斑斑的锁头，锁定两扇久未开启的木门，昭示着老院已然老去。倚着门缝，望见狭小铺满枯叶的小院内，几树杏花、桃花开得正艳。依稀犹见，曾经的主人在花下支起饭桌，一家人咀嚼温馨的日子；不知花香褪去，果子飘香时，曾经的孩子是否会归来采摘？

庭院或仍有人居住，花儿仍有人打理。欣喜地发现一堵低矮的土坯院墙上，大大小小摆满了盆栽鲜花。朱顶红、喇叭花、仙人掌、四季海棠、滴水观音、倒挂金钟，还有叫不上名的，色彩缤纷，娇艳无比，如为老墙佩戴了花环，颇有“老来俏”的风韵。

举起手机定格，一位老大爷托着水壶走入画面。花白的头发，红润的面容，目光闲散中透着爱怜，细细地洒水浇花，似呵护自己的孩子，又似与朋友交流。偶然抬头看见我这位爱花之人，便招呼我进院赏花。院内，真是别有洞天。墙根下红的、粉的、黄的、白的各色月季正在怒放，大朵大朵的，花香馥郁令人迷醉；见我惊讶、赞叹，老人分外高兴。

弯腰、聚焦、拍摄，我一时忙乱，老人一旁推荐。简单交谈，老人的话语从兴奋转入欣

回来的。他们把我们领到馆里参观，里面的墙上悬挂着不少比武获奖的证书和名人的黑墨题词，一张著名武打演员“秃鹰”计春华与坡陈武人的合照，让我仰观了一番。之后，他们就来到馆院子的空地上，迅速码成两排人摆开，站在居中的一个武术头模样的人沉下马步，大声一吼，大家就跟着动作了起来，啾霍呀，啾霍呀，五种动物造型招式顿挫腾挪、劈扫冲撞，情态孔武，气势唬人，啾霍呀，啾霍呀，拉风的拳脚与肉喉的发声颯颯呼应，瞬间在热辣的天气和刺眼的阳光下面发出了一股冷气，同去的朋友用手机把这段坡陈功夫的展示拍成视频，竟然有一种难以相信的震撼效果，后来传到网上，喝彩如潮。

生在屯昌古老乡野的大马五形桩，与其说是一种民间功夫，不如说是当地一道难得的乡村风情，传授它的一代代乡村武师的轶事和旧闻，被后辈们行说成一个传奇，他们尚武任侠，技德超群，为坡陈村争得了很多脸面。如今，地方政府大花心思和力气，把坡陈功夫当作一张名片，欲凭此打造一个魅力远播的屯昌美丽新农村。在村前草丛中屹立的仿铜扣红漆大门墙上，“武术之乡”四个大字熠熠生辉，与周边绿色的田野形成了一种视觉上的喜悦，令人印象深刻。

告别坡陈的时候，车窗外的村民竟然是抱拳向我们送行，直让人有古风盎然之感。我想，历经一百多年留传下来的功夫，不但是坡陈的乡村主题，也是坡陈的敦厚秉性。

诗路花语

茉莉花

林豪言

种茉莉花我误成了
财主诗人
贫瘠的夜开在笔端
无意识地破窗纸
干脆打开窗口
让山代替玉枕
把夜请来或留住
古人的丝绸
蒙住朝野
茶早已过滤得山穷水尽
无数人空口无凭
给我扣上一顶轻轻的帽子
远远看见清泉
敬一杯酒
把花安在窗口
等移花接木
换一个世界 盗走清香
还我一夜
夜是我的 诗人

蝉，那声鸣

陈才锋

被拔节的蝉鸣
高过池塘，柳树上的蝉
像吹红了的高粱
用声音给村庄疗伤

患上乡愁的修辞和排比
他们开荒栽蔗，种上五谷，蔬菜
让炊烟
一层一层包裹
厚实，暖和，贴心。紧紧地

村庄已经少了很多东西
只有那声蝉鸣
像牧童吹响的柳笛
像溪水涓涓向东

我的村庄

申宝珠

雨水发酵乡愁的气息
八月的雷打在河流上游
一棵向日葵低下头颅
讲述勤劳朴实的乡约

炊烟连接村庄与苍穹
蛙鸣浸没金色的玉米堆
露出无数眼睛的白桦树
还有团结一心的红薯兄弟

所有的回忆
都和村庄一起清凉

莲雾

黎飞飞

我又一次面对你
每次都用白唇与白齿亲近你
吸吮你的津汁

这是我给你的解放
我会从肉内释放你的灵魂
让你通过我的唇齿释放甜蜜

唉，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甜蜜被红粉给束缚
已是我负担
花朵在摇动

花朵在摇动
我注意到了蓝天的亲吻
注意到白云离去

注意到微风害羞躲闪
我踩上了青草
小心翼翼，害怕云雀惊天而起

那是场梦啊
梦中的云雀惊落了花
压低了青草，乘风穿过了白云

蓝天的唇却是遥远而冰冷

八月的夜

吴辰

我沉溺于这一望无际的暗
此时此刻的村庄，尤其适合
一个人朴素地冥想
池塘的嘴张得大大
星星和月光将它们一一喂饱
填满
故土的体内必定是霞光万道
光芒万丈
那些神秘的丘陵呼吸着晚风
总有一天
它们会像气球一样浮起
投身于自由和苍茫
老屋的灯火如豆
却比烈日还要明亮
它指引着八月的夜
指引着那些漂泊多时的灵魂
返航